

医 案 医 话

小柴胡汤解郁功效例举

刘 渡 舟

人皆知小柴胡汤为和解少阳，疏利肝胆，通达表里而设，但对此方开郁调气，以利升降出入之机，则往往忽略不论。今不揣肤浅，就管见所及，试论小柴胡汤的解郁作用，并结合临床治验，以资印证。

一、开郁散火

凡肝胆气郁日久不解，则可化火灼阴。初起每见胸胁苦满，脘腹不舒，时时太息为快。继之则可出现低烧不退，夜间盗汗，心烦少寐等证。治疗之法，应宗“火郁发之”“木郁达之”之旨，而用开郁疏肝之法。如医不谙此，不知火之由来因于木郁，只就低烧现象误认作阴虚之证而妄投滋阴之药，非但徒劳无功，反使气机受阻，郁结不开，则低烧及胸胁苦满之证，必有增而无减。如张××，男，36岁。患低烧不退(37.5℃左右)，经年不愈。兼见盗汗、心烦等证。西医疑为肺结核，然胸透未发现结核病灶，乃转中医治疗。切其脉弦细端直，视其舌则偏红绛，惟苔白而滑。问其饮食，则称甚少，而且口苦明显；问其胁脘，则称痞满不舒。辨为肝胆气郁，久而化热，古人所谓“气有余便是火”是也。此火是从气郁不解中生，而与肝胆疏泄不利有关。然舌苔白滑，脉又弦直，故禁用滋阴降火之品，恐阻塞气机而阳气反不宣通。为疏：柴胡12克，黄芩6克，生姜10克，半夏10克，炙甘草6克，党参6克，大枣7枚。连服五剂，则胸脘之痞渐消，口已不苦，饮食有增，体温37.2℃。转方改用：柴胡10克，丹皮12克，白芍12克，栀子6克，白术6克，甘草6克，当归6克，煨姜1大片。服五剂则烧退而愈。

二、开郁以通阳气

《伤寒论》第148条对“阳微结”与“纯阴结”的疑似之辨，进行了分析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少阳气郁不伸的“阳微结”证，可以类似于少阴病的“纯阴结”证。临床观察这个病可出现手足厥冷、阳痿与无性欲之证。但其病机是气郁而非阳虚，故治疗中不能使用补肾温阳之品，应参考少阴病篇四逆散的治法，则庶几近之。如李××，男，32岁。年虽壮，却患阳痿之证。自认为肾虚，遍服各种补肾壮阳之药，久而无效。视其两目炯炯有神，体魄甚佳而非虚怯之象。切其脉弦而有力，视其舌苔则白滑略厚。乃问知其胸胁苦满，追知因忧患之事而生此病，此乃肝胆气郁，抑而不伸，阳气受阻，所谓“阳微结”者是矣。气郁应疏之达之，而反饵补阳之品，则实其实、郁其郁，故病不愈也。为疏小柴胡汤加枳实、白芍而开少阳之郁，以疏通阳气之结。仅服三剂而瘳。再如徐××，女，32岁。肝气为病，胸胁胀满，时发太息，呕吐酸苦。经期前后不定，小腹痛。所奇者，夫妻本相亲爱，病后则性情改变，厌夫独宿。切其脉沉而弦，舌苔则白。观其表情默默，神情抑郁，而知其肝气郁而不舒也。夫肝肾同源，其气相通，故肝郁可导致肾阳亦郁。肾郁而气结，则机能不用，故春情顿泯，意志消沉，亦无怪其然也。治当开郁舒肝，以通肾气之抑。方用小柴胡汤另加枳实、白芍、菖蒲、郁金等药，约服七八剂，则诸证俱除。

三、开郁以治类症

曾治湖南沈××，女，42岁。因患怒伤肝，而心胸发满，不欲饮食，继之又受风寒之邪，证见头痛身疼，而时寒时热，往来交作。寒发则身战慄，热发则身如火，颇以为苦。切其脉

弦,视其舌苔白滑,参之以胸胁发满之见证,辨为少阳受邪,气郁不舒,枢机不利,而邪气进退于半表半里之间。入则恶寒,出则发热,正邪分争,各以力逞,故见往来寒热之征象。为疏小柴胡汤,令其去滓重煎,甫服一剂,则寒热俱减,又服一剂而病愈。

四、开郁助枢透邪外出

“三阳合病,治在少阳”之说,本于《伤寒论》第99条:“伤寒四五日,身热,恶风,颈项强,胁下满,手足温而渴者,小柴胡汤主之。”因为三阳合病,内有少阳气郁的“胁下满”,所以禁用汗、下之法,而以小柴胡汤开郁助枢,以解三阳之邪气。如鲁××,男,46岁。患感冒已六、七日之久。恶寒,头痛,而胁下满欲吐。其脉浮弦,舌苔白滑不燥。余辨为太阳与少阳气郁不舒,而有并病之象。避麻桂不用,以遵少阳发汗谕语之诫。为疏小柴胡汤原方而制大其服。仅服一剂,病人突然出现寒慄而战,肢体抖动不止,其脉沉伏不起。余察情验脉,知其将作“战汗”而有拒邪外出之兆,嘱饮热水一杯,未几则由寒变热,继之通身大汗如洗,而病愈矣。

五、开郁而通二便

《伤寒论》第230条用小柴胡汤以治阳明病不大便之例,余尝疑之。1984年夏,带研究生实习,治一韩姓女,年52岁。患大便秘结已有年余,每三四日始解大便一次,必登厕努责,以致衣里汗湿,力竭声嘶。大便虽下,而人已疲惫不支。除便秘外,尚有胸胁发满,口苦心烦等证,其脉弦直,苔则白滑。余分析其证,便秘系属阳明,胸胁发满,口苦脉弦,则又属少阳,观其舌苔白而不黄,则与230条文义相符,故不用承气汤,而用小柴胡汤,以察论中“津液得下”之言。患者连服三剂,不惟胸胁之满已除,而大便也爽然而下,每日一解,恢复正常。此则“上焦得通,津液得下”之谓,何其妙哉。一村妇与姑口角,忿怒之余,口咽发燥,乃暴饮凉水。不久即胸胁发满,小便不利,而下肢微肿。其脉弦而沉,舌苔白滑,又问知口苦尿黄。余辨证为肝胆气郁,疏泄不利,三

焦不得通畅,是以胸胁发满,而小便少也。此证以气郁为主,水邪则次之。治病求本,非开泄肝胆之郁结,则病不能愈也。为疏小柴胡汤加桔梗、枳壳利上以导下,服两剂而胸满解,口苦不作,又服两剂则小便快利,而病瘳矣。或问,此证用小柴胡汤何不去黄芩而加茯苓?答曰:以其口苦尿黄,气火为甚,故不去芩也不加苓,法贵于活也。

六、体会

人身之气机喜通达而忌抑郁不伸。所以肝胆之气疏泄调畅,则六腑之气通达无阻。正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说:“土疏泄,苍气达。”苍气者,木气也,达即通达,意谓土气(指六腑之气)而能疏通排泄无阻,必在于肝木之气的通达不息,如是则升降出入之机而各行其事,则代谢以时而何病之有?若肝胆之气疏泄不利,则六腑化物不畅,势必应生者不生,应化者不化,应排泄者不得排泄。正如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所说: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,升降息则气立孤危。”然脾居中州,而司升降;胆居于胁,而主出入。胆与脾,其气相通,互为影响,故出入不利,升降亦必不调,气机一不利,则郁证因之而生。小柴胡汤擅开肝胆之郁,故能推动气机而使六腑通畅,五脏安和,阴阳平衡,气血调谐,故其功甚捷,而其治又甚妙。故无麻桂而能发汗;无硝黄而能通便;无苓术而能利水;无常山、草果而能治疟。所谓不迹其形,而独治其因,郁开气活,其病可愈。

然《伤寒论》治郁之法甚多,如栀子豉汤之治火郁;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之治水郁;茵陈蒿汤之治湿热郁;瓜蒂散之治痰郁等等。然皆就事论事而比较局限,故其施用较隘。惟小柴胡汤之治气郁,纵横开阖,升降出入,无所不包。苟能深入其所治之机,以穷小柴胡汤之妙,则触类旁通,一隅三反,则又非以上数例所能尽也。

更正:本刊今年第2期第8页右栏15行,周勇医师应为胡勇医师。第3期第8页作者单位应为江苏省淮阴市第二人民医院。